

每次上台都是一次冒险

那天我穿着老锣买的一条很性感的黑色裙子,出汗特别多,因为晚上热嘛。我唱《自由鸟》,突然唱到“哈哈哈哈哈”时,“啪”,裙子就要掉下来了,我就用手捂住我的领子,差点唱不上去。还好差不多到最后了,唱完我就跑老锣那儿,让他帮我弄一下。

那场音乐会挺出洋相的。但第二场没有像第一场紧张了,第二场发挥得还好,人挺少。我觉得跟“五行乐队”的演出呢,每次上台都是一次冒险。而且那个时候即兴的部分还是有的,不是全部是老锣写的谱,他还是给我们一个空间。我发现这跟中国的习惯不一样。比如说,中国的乐队,那永远都是伴奏的。所以怪不得在中国演奏乐器的人比较内向,因为他们不习惯往前站,也不习惯说话去介绍自己。歌手就训练得像我这样,在台上可以说说说说,会很会说,也很外向。特别是在戏曲里,绝对是角儿重要,乐队肯定是下一个档次的。

但是在我们这个音乐里是很不一样,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虽然我是歌手,我站在前面,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有大段落的Solo,所以我站前面有时候是非常尴尬的。同时我感觉到我们是一个乐队,我们六个人是一起合作的关系,我第一次感受到乐队的概念是每个人都很重要。

“你要一人干声”

在我们去纽伦堡和斯洛维尼亚演出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我都在不断地学习。从德国回来决定走新的路开始,我就一直在重新梳理自己:我为什么要唱歌,我和歌又是怎样的关系。

2002年我到贵州采风以后,当年10月份又去了浙江台州采风,去听南北民歌大擂台。那时我认识了

歌唱家王昆老师,她跟我说过一句话:“你要附身于歌,或者是歌附于你的体。”当时还有周吉老师,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他是研究新疆音乐最好的专家。他对我说:“不要千人一声,你要一人干声。”

这些话我都记在本子里,但那个时候我并不能真正体会它们,只是朦胧地感觉到确实要学习更多更多的声音,要从民间出发。所以2003年4月份,“五行乐队”从德国演出回来以后,我又一个人去了福建采风。

这次是第三次一个人去采风,在福建的漳州地区,漳浦市,开始学歌仔戏,那里叫芗剧。我到他们的芗剧团,每天学。当时我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老何,一个是小蔡。

老何是七十多岁的老头,他唱芗剧唱得特别有味,他教了我好多唱段,像《丢去铜》《卖药调》,这些都是他开教给我的,用闽南话唱。小蔡是拉四胡的,他特别年轻,比我还小。他作曲,拉胡琴,自己很向上。因为他经常给我拉琴,我来唱,老何来教,所以我跟他们俩成为很好的朋友,从早到晚在一起。我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我走的时候他们都敲锣打鼓地送我走,他们都哭了。

这几次的采风除了让我学到不同的歌和声音外,也让我体会到人与人的交心。因为我到那里,对他们来说是陌生人,但是我走的时候他们都流泪。没有防备之心,大家都是那么淳朴。所以我想,我去采风,让我明白如果要在唱歌方面提高自己,不是要去拜更高的教授,去学校里学什么,更多的要走民间。在民间不只学到了唱法,也学到了怎么与人相处,怎么去面对所有新鲜的事。

自在地球的另一端黯然落泪的情景,她也感到心疼。

凯蒙说:“你知道吗?大家都觉得我很幸福,其实我很孤单,没什么亲情,一点都不开心。”童画问:“怎么了?说给我听听。”

凯蒙说:“我妈和后来的老公创办了现在的公司,继父那边还有个儿子,他儿子很早就跟着他在公司做事,时间长了,公司的很多部门和业务都被他们掌控。我妈叫我回来帮她打理,他们把我看成眼中钉,拉拢元老们排挤我。我本来也不喜欢做生意,妈妈非逼着我做。我小时候就崇拜我老爸,想做个画家。我在澳洲的时候,那里的环境和人都很单纯,我喜欢单纯的环境,单纯的人,不想和他们尔虞我诈争夺什么。”童画仰望着他,说:“我理解你,支持你,你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吧!”说着,她突然止不住地咳了几下。

凯蒙说:“大概是屋子里霉味太重了,呛到你了!”他伸手开窗,外面居然飘起了雪花,上海的冬天很少下雪,今年居然落雪了!窗户刚一打开,雪花就沿着缝儿飘进来,一阵冷风嗖嗖地钻进来。童画不禁打了个冷颤。

凯蒙下意识伸出双臂,挡风护住她。雪花飞舞,像柳絮一样在空中飘散,氤氲环绕,似雾似烟。他双手紧紧地抱住童画,多少次梦想着拥抱着她,把她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去关心,去爱护,他似乎有严重的肌肤饥渴症,每当心烦意乱的时候,多么盼望能有这样的温柔拥抱,让自己安静下来。

在这似醉非醉的瞬间,童画靠在凯蒙的肩头,阳光向她的气息扑面而来,他身上就像有秋天里向日葵的味道,温暖,蓬勃,充满力量。凯蒙俯下身去亲吻童画的头发,她的头发浓密柔软,像澳洲小考拉毛茸茸的感觉。童画静静地伏在凯蒙的胸前,闭上眼睛感受着这份异性的碰触,多少回,她在梦里想拥有这样的抚触,可是不知不觉给她抚触的竟然是他。

该打开心扉之门再一次相信爱情吗?千般委屈,万般情愫涌上心头,童画把头深深地埋进凯蒙的胸膛,泪水顺着眼角淌下来,这难得的温暖,这少有的安然,是多么地惬意,多么想时间永远停在此刻,不再流逝。

在这静静的寒夜袭人的圣诞之夜,两人就这样无言地紧紧相拥,很久很久……

明起连载《上海往事碎影》



■ 龚琳娜
在福建采风

直击灵魂的声音

这几次的采风也让我开始有了自信心,所以后来唱电视剧《血色浪漫》里的歌就很好。虽然我并没有去过陕北,但是前面有了采风的经历,唱《血色浪漫》里面很多陕北民歌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抓住了它直击灵魂的那种声音。

很多民歌只是唱法和味道不一样,但直击灵魂的那种方式却是一样的。而我们学东西,老要绕,比如说跳舞,要起个范儿才跳,为什么不直接跳呢。比如说古筝,把手提得老高才弹下去。其实民间的东西都很纯粹,“叭叭叭”就来了,所以我学到这些以后,有了后来比较自然的唱法。

但是我去学习其他声音的时候,我都不太意识到怎么用它们去唱新的作品。比如我唱陕北的民歌,我可以做到有这个味;我唱福建的,也可以这样。但如果用在新歌里面,就不会了,我抓不到,我不知道怎么融合。我想这也是原生态歌手或者戏曲人的一种问题,因为他长期就用一种方式,观念里也认为不可逾越。

我真正开始将采风学习的各种声音融合起来,是在德国练歌的时

候,就是我们“五行乐队”纽伦堡演出之前那段时间。我从漳浦采风后,本来还要去泉州,想学福建南音,因为南音是最古老的汉族古乐。但是当时发生SARS了嘛,我就只能结束一个星期的采风,回到北京。结果北京几乎所有人都躲家里了,街上没什么人。我当时就跟老锣商量,他说你来德国吧。因为他又联系了7月份在德国的演出。本来老锣是准备5月份来北京跟我们排练,那现在这样不行了,只能我去德国。所以5月底6月初我就飞德国去了。

把戏和歌融汇起来

在那边练歌的时候就遇到这种问题,老锣说:“你为什么能唱那么多戏曲和民歌,但是一唱新歌的时候,你就一种声,你只有一种声。”我说:“歌是歌,戏是戏嘛,是两回事。”他说:“为什么你不可以把唱戏的那种声音,只是用那个技巧放在新的作品里?”我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戏和歌,就是两回事。”然后他说:“我现在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就在屋里练,用一样的旋律给我出十种声音,一个小时以后我回来检查。”他把门一关,就出去了。然后我就对着墙壁,

大哭、大喊。因为我觉得这根本不可能!然后就哭,哭累了就试试吧。

当时他给了我一段旋律,我就想,这次用小花旦,花旦的那种音色,可以。再用一次老旦,可以。再用一下秦腔里面的黑撒,就是黑头的唱法,哎?都可以啊!那几分钟我就通了!一下就通了,就转过来了。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意识到:天哪,我们拥有的声音财富就太多了!原来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总是听老师说,这唱法不科学,你的声音太白了,太直了。民歌直不直?那山歌,直溜溜地就出来了,你再给它卷起来,怪不得人家都说我们的民歌美声化。

所以这一下就打破了我的审美,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该怎么唱,该怎么学。这就印证了周吉老师说的“你要一人干声”。但是反过来你不光一人干声,你还要把这干声融合起来,为你所用。所以我就觉得我找到宝贝了,因为中国那么大,东西南北,方言、民歌就不说了,再说戏曲,那一个京剧里就有不同的行当,每个行当有不同的派,程砚秋和梅兰芳唱的都不一样,我学一辈子都学不完,我还迷信什么美声老师啊。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意识到,我随时能找声音学。我就开始学评弹啊,学昆曲啊,研究它们的声音。比如说老锣新写一个作品,哎哟,我觉得这作品适合什么,我就去学那个,学了马上用。不行?不行再换一个。最后《忐忑》就这样出来的,所以《忐忑》有很多变化的声音,不是我生搬硬套地给它放上去的,都是有来处的,是我真正地融汇了各种唱法。

摘自现代出版社今年5月出版的《走自己的路》

上海童话

陈姿羽



42. 无言相拥

童画点点头,来到了隔壁的小房间,里面有一张单人床,也有一张同样的写字台,台子上摆满了各种形状的奥特曼,墙上挂着一幅年轻女人的侧脸素描。凯蒙说:“这是我小时候的家,我爸妈离婚前,我们全家住在这里。”

凯蒙说这句话的时候看上去一点都不在乎的样子,可是童画能感到他内心的落寞,她走到他身边,贴近他,柔声地安慰道:“什么时候的事啊?你不要难过啊!”凯蒙大笑起来:“你以为我是孩子吗?我早就不在乎了,我十岁的时候他们就分开了,我妈妈把我一个人送到国外,我早就习惯了,才不在乎呢!”

童画看着他,他的语气像个逞强的孩子,她看着墙上年轻女人的画像,问:“这是谁呀?是何董吗?”凯蒙说:“对呀!这是我妈年轻的时候,爸爸教我给她画的。我爸爸是画家。”童画说:“哦,画得太美了!何董年轻的时候好温柔漂亮啊!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呢!”

凯蒙看着妈妈的画像,苦笑了一下,说:“是啊!记忆中,我妈也有很温柔很有母爱的样子,可是后来,她渐渐变了。他们离婚后,我是判给我妈的,但是她很快又嫁人了,和后来的老公天天忙赚钱,哪里顾得了我,她也怕那个男的不喜欢我,就把我远远地送到澳洲去读书,一直到现在才回来。她根本没时间关心我,我到澳洲后,她也只来看过我几次而已,匆匆地来,匆匆地又回国了。”

说到这里,他坐到了床上,说:“这是我小时候睡的床,在这个屋子的时候,妈妈常常哄我睡觉,可是到了澳洲,我只能一个人生活,你不知道我那时候多孤独,在那边想家,常常一个人躲起来哭。刚去的时候,还被人欺负。你大概以为我过的是天堂一样的日子,其实我吃的苦你们都不知道。”

童画突然觉得这个大家眼中养尊处优的富二代竟然也有过这么不快乐的童年,人人羡慕他过的是锦衣玉食豪华奢侈的生活,原来并非如此。想象着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孩

18. 黑猫

深更半夜,西浦公司仍有两三幢厂房灯火通明,传出机器的隆隆声。公司有几条流水线设备不能停,需要操作工三班倒。我提出:“操作工也不能排除嫌疑。”

“案发时没到交接班时间,操作工离不开流水线,不能串岗或离岗。事实上据门卫反映,案发这个时间点没有人进出。”吴敏回答。

进大门不远,右手一栋楼房便是西浦公司行政楼。浅灰色外墙多年没有粉刷。在月光下显得苍白无力。吴敏说,昨晚在录像镜头里看到的豪华会议室就在这楼里:“在六楼顶层,仅供集团高层人物用。”

她先我走到北边门门口,朝我指指她的脚下,等我过去:“这里是受害人被击倒的地方……”她话音未落,啪,一团黑乎乎的东西砸到我们旁边。吴敏反应极其敏捷,她一下窜到黑松林旁边的自行车棚后面,要去抓对我们图谋不测的家伙。可是我很快发现那团黑乎乎的是一只黑猫。听到我用她送的德国巧克力喂猫,她可惜而不满:“给黑猫吃,简直浪费!”

我告诉她,这只黑猫排除了我心里一个疑点:“我本来怀疑,敲头案是受害人的苦肉计。让人以为,那东西连钱包一起被抢走了。可这只黑猫告诉我,确有作案人,而且是个男性。”吴敏顿悟:“我懂了,你的意思是袭击受害人的那个歹徒事前已经蹲点数日,等待下手的机会。怕车棚上那只黑猫的叫声惊动别人,就用美食摆平它。所以在车棚上等候的黑猫见我来了没动静,而你一到这里,黑猫就扑过来,说明那个歹徒是男性。”“对,这个歹徒,我估计多半是受雇的。如果是同伙,应该熟悉受害人的活动规律,不用蹲点。再说主谋本人或同伙去做这种小动作,风险未免太大,不如雇人做。”

我们接着顺技术员追凶的路径来到大楼的西面。西面有个花坛,如同案情记录所描述的。我站着发呆,女生却兴致未尽:“你又发现什么了?”于是,我像黑猫一样在月色下转悠,向她演示:“袭击者并非被青年技术员追到这里,而是抢了皮包就跑到这里,在皮包里翻找东西,听到技术员找来,才弃

包逃走。”女生茅塞顿开:“对呀,当时的情形就该如此。可要是为了找包里的东西,为什么他不带了皮包一起逃走,却把它扔在这里。”我摩挲着鼻子:“也许他一时慌乱不知所措,也许他为了做抢钱的假象。转过身,我看向花坛北面一条通往黑松林的小路,警方纪录上提到那是抢劫犯翻墙逃跑的通道。”女生说:“我们已查过,那墙上有划痕。”

快到围墙跟前,“啊!”女孩一惊一乍起来。“怎么啦?”“你看!”她指着前面的墙壁。我注目望去——围墙已被粉刷一新,在月光下反射出惨白的光泽。

保安部长汪自啸已等候在西浦一号大门口。小王带了两个审计人员先期赶到,被汪部长安排在他保安部腾出的房间里,两位审计人员一男一女,男的尚年轻,女的老实持重。那红色账本确实不同凡响,外壳全红。我随意拿起一本翻翻,里面字迹工整、清晰,账目密密麻麻。听到女审计员小声叮嘱不要弄乱时间顺序,我就轻轻放回原处。

不一会,苏心秋又拿来一厚叠红色账本:这是转制前的账本,一齐找出来查。前账不清后账更乱。转制前的账本拿来做什么?汽车燃烧案是最近发生的,第一起敲头案离今天也不过三个多月,怎么也用不着查转制前的账。她想把水搅浑?她想搞乱阵脚?因为孙胖是转制后来的,转制前的账目出问题与他没关系。哪有千儿八不帮干爹的?她存心帮孙胖摆脱干系。吴敏也奇怪地问:“查转制前的账有必要吗?”

女审计员点点头:“放着吧。账目是连贯的,有前账,才能发现后账的问题。”我转念一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些问题可能隐埋很久了,我不是还要找受害人的前助理吗?前助理所了解的不都是转制前的事吗?她刚离开,我就说,查查这个女人,她是不是想忽悠我们!小李来电话问我们要不要参观一下西浦全景。这个点子对我后来破案起着很大作用。当时我只认为,既然到了西浦,就什么地方都看看。而女生也有兴趣,她来了几次还没在厂区兜过。小李的女朋友小桃子为我们找了向导小燕子。

红账本之谜

项纯丹

